

# 旅者書寫

——劉克襄訪談

採訪及整理：伍毅聰

劉老師的興趣廣泛，除了寫作，還會攝影和繪畫，這種多向的嘗試，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。詩、散文和小說這些一般的文體，也都先後寫過，並曾獲得許多文學獎項。他說並不是一開始就能把所有文體都處理好，但是他以一條主線——自然題材來串聯所有作品，並隨著自身旅遊經驗累積，分階段性地嘗試不同的文體。劉老師解釋，到處旅遊，走多了，很多自然的題材會慢慢出來。譬如他年輕的時候最早寫的是詩，可是隨著自身的旅遊經驗越來越多，看到的自然風物越來越多樣化時，就會開始用散文的形式去容納這些廣而多的素材，所以自然散文到後來是最重要的。而當人生經驗累積到一個階段性以後，那些靈感、素材就會自自然然形成小說故事的題材，於是便寫小說，而他特別喜歡用動物去寫小說，《信天翁》、《水鳥》、《野狗》就是這樣創作出來的。

然而，小說決不是劉老師寫作的最後階段，他在這些普遍作家會寫的體裁以外，還寫了一些別人不會寫的東西，但想不到最令他感興趣的，覺得最好玩的，竟就是這種副產品。其實一開始，劉老師自己也沒有很在意，可是後來有兩個東西迫他去想究竟要怎麼去處理旅遊指南。第一是他覺得寫自然的東西，自己所感受到的，一般人不一定同樣領略得到。一般人要跟自然接觸，要透過野外旅行，或者是到荒徑古道、公園走走，但他覺得該用更接近人的方式去看自然，劉老師嘗試這樣去寫旅遊指南。

第二是因為寫的是自然生態旅遊指南，就是寫自然生態，荒徑古道，那個你要走很多很多次，對動物、植物及生態環境也要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才能夠寫。所以旅遊指南在他的寫作歷程中最晚才出來。到了現在，這些東西都整合在一起，有時候這個，有時候那個。今天，寫作就比較隨興，任何一種文體寫來也得心應手。所以文壇多面手並不是一蹴而就，需要閱歷與人生經驗的積累才能成就。

## 遊山玩水以外

自然生態寫作，就如老師所說，必須身體力行，一步一步，一次又一次地用體力與汗水去感受每處環境的獨特氣息。原來劉老師對香港的高山情有獨鍾，對香港的自然環境非常欣賞。身在這商業大都市中的你和我，無法想像香港在自然觀察員眼中，竟是如此的寶貝。他在香港已經爬過了二十多座山頭，感動的經驗非常多，讓他最難忘的是一次在西貢的郊野公園爬山的經驗。

「我由一個忘了名字的村子，一路走、一路走，走到另一個地方，從山上再走到海下，這段路大概走了四五個小時，就是沿途一個人都沒有看到。那個路的風景有很多都是鄉野小鎮，非常平凡，然後又一個人也沒有，那種感動是一種孤獨跟荒涼的感覺。香港竟有孤獨跟荒涼，這是不可思議的。」劉老師說的時候，神情也是有點不大相信，語音卻又顯得挺高興。

孤獨跟荒涼，從來就不是褒義詞，在香港這樣繁榮的大都市中，有這樣一個小鎮，原以為會壞了劉老師對香港的印象，但這反而使他眼中的香港變得不一樣，不再只是「東方之珠」、「購物天堂」，而是一個城市發展與自然環境可以共存無礙的好地方。「我很喜歡到香港來走山路的一個非常主要因素，就是在香港這種大都市的旁邊，居然與自然有這樣的一個空間，這是我在別的城市很難想像的。」

「我覺得非常好。」劉老師肯定地說。那種好是指香港一

個商業這麼繁榮、時間這麼緊湊快捷的地方，居然還能夠把自然環境保護得這麼好，同時又把自然環境規劃得跟人有一個緊密的距離，這提供了一些未來的經驗，其他城市應該學習或借鑑，從中反思怎樣去對待自家的郊野生態環境。中國大陸的城市裡面，大自然經常被開發破壞，被弄得面目全非。香港在這方面還是保護得相當好。香港提供的不單單只是它的風味和時髦的文化，大家，尤其是香港人，都忘了香港的自然，其實也很美好。

## 只緣身在此山中

劉老師笑說已不復當年勇，久已沒有掛著望遠鏡，逕入深山去觀鳥，近年已轉換焦點。劉老師一面爬山，一面仔細觀察沿途的植物，每種植物的用途，如哪一種可以煮涼茶，哪一種又可以生吃，儘管我只是一知半解，他仍不厭其煩地講解，或許因為他很重視古老相傳的人文智慧。「其實香港地方鄉土人的智慧，就是中國的智慧，中國的傳統生活方式，說不定也有很多資料可以參考，只是我們過去很少去接觸它。」劉老師舉例說，中環舊市場賣菜的人，可能會提供很多不同種類的蔬果，各有甚麼不同的功用，或能化痰止咳，或能清熱下火，他知道那裡有哪些品種，只是我們過去沒有注意。想不到逛菜市場也可以跟自然寫作有關，也只有劉克襄老師這樣時刻關心自然生態的人，眼中所看，心中所思的，才不會僅僅是這些菜蔬的味道或平貴，而是其背後承載著的古老智慧。在古典文學的汪洋之中，陶淵明的思想，或是老莊思想裡面都有跟自然生態有關的，但在劉老師看來，古老人文傳統留給我們的，不只是這些藝術成就非凡的文學作品，有更多的是流落民間的智慧。

千百年流傳下來的傳統，內裡自有其古老的智慧值得今人借鑑，但只懂前人的經驗，還不足以寫出優秀的自然文學作品。劉克襄老師特地補充，我們今天的自然寫作裡面，除了傳統的東西以外，還有更大、更重要的一部份與現代自然科學有關。因為

現今自然環境所受到的破壞，是過去很難想像的，所以除了老子外，必須透過自然科學的，或是現在所面對的環境問題去思考，思考我們怎樣去為自然生態創造。因此必須要多接觸現代的生態科學，才能夠理解現代的環境，才會對都會旁邊的自然有一個更清楚的全貌，知道應該怎樣對待它。「這不只是自然生態，這是整個世界經濟成長與自然的關係，你要透過自然生態裡面了解更多。」劉老師語重心長地說。文學、自然與世界，其實息息相關。

劉克襄老師可說是開啟了台灣的寫作風氣，台灣每年都有人才投身自然寫作，自然寫作在台灣是一個傳統，因為台灣有太多的自然生態，所以一定會有這樣的書寫者。台灣的國語課本，科學課文都有自然生態文章，因此生態寫作在每一個年代都會有，這個可說是台灣文學的特色，可能在其他華文創作世界也有，但在台灣特別多。相比起台灣，香港好像還沒有甚麼人全心全意去寫自然這題材，甚至連一本像樣的香港旅遊指南也沒有，我們身在寶山，卻不知好好挖掘開發。

## 從編輯到作家

除了關注對象有改變外，劉老師還辭去了《中國時報》副刊編輯一職，全心任意投入寫作。這個身份的轉變讓他對寫作有更深的領會，也可為有志成為作家的年青朋友帶來一點啟示，現實的工作與文學的理想，該如何平衡。「當編輯，是我的工作，可是我覺得到了一個階段，年紀也慢慢的大了，就是要完成一點點還沒有完成的夢想。但若這個工作待下去的時候，這些工作大概沒有辦法完成，所以我一定要辭職。」話語中只有堅定自信，並無絲毫後悔。

劉老師說當過編輯，所以明白當一個專業作家比較辛苦。一般作家寫東西的取捨可能會比較有自己的一個藝術價值，而自己可以在藝術價值和吸引讀者之間的平衡，便會掌握得比較好。

跟編輯相比，當作家看到的世界更大更廣，我想我應該會寫出一些跟過去比較不一樣的作品吧。」劉老師堅定地說。但到底是哪些作品，他謙稱大概的方向是寫關於水果的，但還沒有具體的細節。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！

**後記：**劉老師悄悄告訴我，其實每次應允來港出席大大小小的節目，主要又是為了來港爬山。或許你那次有空到野外走一趟，遇到一個高大漢子向你點頭微笑，用普通話跟你說聲好，那麼他可能就是我們的劉克襄老師。